

在渤海边上

李久泽 著

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在渤海边上

李久泽 著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在渤海边上

著 者:李久泽

出版发行: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2

印 数:1-400 册

字 数:200 千字

定 价:26 元

2004 年 4 月 出版

ISBN962-450-388-5/D·47101

序

一群热血青年，背负着民族的十字架，以一种特殊的武器战斗在渤海之滨：在地上出报，在海上出报，在地洞里出报；出报！出报！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把抗日的火种、胜利的喜讯播撒到被日寇严密封锁的渤海大地。

在渤海边上，有一个小土屋，前不着店，后不着村，孤立地低卧在盐碱地的茅草丛中。这小土屋里，住着一个孤独的老人，清贫而寂寞，可他胸中燃着一团火，秘密地迎送着海这边和海那边的来人，机警地传递着党的文件，传递着党的报刊。

傍晚，一个小女孩，冒雨跑到田间，把一张刚印好的报，展开来，披在才长出新绿的坟头上；然后，她跪下来，哭喊着：“杨叔叔！我们的报，又印出来了！”“杨叔叔！你一个人在这里，你一个人在这里……”

村民们被逼排成行。残暴的日寇，把一把把烙铁烧得炭火一样红，朝着被扒光了衣裳的无辜百姓身上，刺啦啦、刺啦啦地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胜利了！在前进的路口上，为我们送行的老乡们跷着脚地向我们喊：“进了城，可别忘了我们哪！”“进了城，可别忘了我们哪！”老乡们这临别告诫，顿时化作炸响的惊雷，隆隆地滚动在我们这些即将进城的共产党人的心间，永远，永远！……

以上，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几个镜头。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烽火报社在渤海沿海一带坚持斗争的故事。它是一部描写敌后新闻工作者，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坚持办报，为民喉舌，传播党的声音的小说。

这部小说，描写了以下一些人物：

——烽火报编辑部主任杨大松，记者鲁宁、郑文。他们同日本鬼子斗，同汉奸特务斗，同反动地主斗。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与敌周旋，开创了独特的史无前例的新闻战线的斗争。

——农民陈大海。他巧妙地掩护报社的同志。他只身进敌据点，获取重要情报，帮助八路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他潜入敌占城市，为报社购买匮乏的印刷器材，同汉奸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交通员高老头。他一个人，不声不响，任劳任怨，常年累月地在海滩上传递着党的报刊、人民的声音。他平凡而伟大的事迹令人肃然起敬。

——小姑娘陈金凤。她聪明、机智、勇敢，为烽火报的出版、发行做出了别人不可代替的贡献。她热爱八路军，她同报社叔叔们的忘年交，感天动地。

——抗日的梁村长。他的催人泪下的大义凛然的死，无情地揭露了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

这部小说初稿完成后，曾请教子新华通讯社副社长、著名诗人缪海陵同志。他闭门谢客，花了三天时间研究我的小说，随之给我写来一封长信。一方面，肯定我的小说，给我以鼓励；一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令我十分感动。根据他的意见，我用了较长的时间进行修改，并增补了五万余言，遂成现在这个模样。

明年，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谨以这部小说纪念我中华民族的这一伟大胜利，并告慰在那个苦难的年代英勇献身的战友和同志们。

李久泽

2004年2月

此书值得阅读

——海陵同志来信

久泽同志：

你好！

从元旦起，闭门三天，一口气读完你的大作。它吸引着我一行一行地读下去，十五万字的中篇小说，只在青年时期吸引过我，抽时间读过一些，有的是“五四”以后的，有的是苏联的。那是往事了。

我是带着激动的心情来读的，总的印象是，这是一部纪实小说，写作是成功的。

1. 故事性较强；2. 真实感人；3. 朴实、简练，没有多余的描写；4. 有些章节写得比较有特色，很紧凑，情节生动。例如“盐庆城里巧周旋”、“送情报的人”、“我们的战斗小组无限地扩大了”、“俺给你打一百分呀”、“狼子口传奇”、“还烧了我家的三间房呀”、“荒野上的小土屋”等。在人物中写得比较突出、比较活的有杨大松、陈大海、小金凤等，高老头虽然写得不多，也使人怀念这位长年在荒滩上担任联络站的忠实老人。

我相信这部纪实小说，是作者的亲身经历的实录，写的比较自然，读起来很亲切。

从办《烽火报》的战斗历程，反映了抗日战争中敌我斗争的复杂性、艰险性；同时，反映了游击区基本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无限信任、期望与竭力的支持，从人力物力财力直到生命都无私地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贡献。当然，不用说在党的领导教育下，“烽火报”这个战斗集体怎样依靠群众，在最艰难最危险的条件，团结互助，坚持办报的思想精神了——这种思想精神今天有

些人忘记了。这不是一般的文艺作品，而是一部反映在艰苦抗战中的敌后游击区怎样克服困难坚持办报的历史，一个代表。写这种事的作品，在一些回忆文章中曾经涉及过，但是作为纪实小说，进行比较系统的叙述和描绘，似乎还是少见的。我觉得此书值得一般青年人阅读，更值得从事新闻工作的青年人阅读。

当然，此稿似乎也有不足之处（或者说有些地方还可以写得更好一些），比如个别章节稍嫌松散一些，有些人物刻画加工不够，……

匆匆草复

祝好！

海 棱

一九八七年元月四日夜

目 录

讲那古老的故事·····	(1)
1 “咱们是一家人,姓一个姓呀!”·····	(3)
2 “那老杨树梢上,不是有个老鸹窝吗?”·····	(13)
3 并排躺在两个垅眼里·····	(20)
4 金凤的梦·····	(26)
5 开辟第二战场·····	(32)
6 盐庆城里巧周旋·····	(40)
7 互相配合·····	(50)
8 杨人松面授机宜·····	(59)
9 区长写稿·····	(66)
10 佃户报信·····	(73)
11 挖地洞·····	(80)
12 算命瞎子·····	(89)
13 好似一架机器不停地运转着·····	(95)
14 窝窝头问题·····	(100)
15 送情报的人·····	(106)
16 我们的报纸在地底下印出来·····	(114)
17 “假如是那样,我们是会难受一辈子的呀!”·····	(120)
18 深夜在高墙周围·····	(126)
19 小金凤爬树跳房报敌情·····	(133)
20 “老杨,老杨!我的亲兄弟!”·····	(137)
21 我们的战斗小组无限地扩大了·····	(144)
22 秋风载起姑娘的泪和恨·····	(151)

23	“俺给你打一百分呀!”	(156)
24	新的征途	(166)
25	背后的枪声	(176)
26	狼子口传奇	(185)
27	“还烧了我家的三间房呀!”	(191)
28	闻歌而来的人	(199)
29	梁村长之死	(206)
30	轻舟共大海一色	(213)
31	老狐狸出洞	(221)
32	空袭	(228)
33	高过头顶的虾篓	(236)
34	荒野上的小土屋	(241)
35	高老头的鼾声	(250)
36	三个胜利	(256)
37	遍地硝烟觅英雄	(261)
38	邂逅在病房	(267)
39	“咬下他一个耳刀垂子还不解恨呢!”	(273)
40	团圆脸姑娘泄密了	(281)
41	在前进的路上	(286)

讲那古老的故事

一位离休了的老爷爷，回到了他的家乡，住在两座大山下的山坳里——他的两间刚砌起来的石屋里。他的石屋的两侧，挺立着一排排苍松，郁郁葱葱，蔽日遮天。到了这冬天，当午的时候，太阳从松的夹道里照进来，他便提个马扎子^①，拿个瓷杯子，坐在门前，喝茶，晒太阳，听苍松唱歌，等他上小学的小孙子。

小孙子蹦蹦跳跳地归来了。他的妈急忙端出饭来，放在门前的石桌上。老爷爷一边看着小孙子香甜地吃饭，一面和着松歌，高声大喉咙地对小孙子讲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那亲身经历的，可是老了的故事。年复一年。冬又一冬。讲了一个又一个。一个个讲完了，他再从头来。没有累的样儿，也没有烦的时候。先是讲给他的儿子听。儿子长大了，有了儿子了，他又讲给儿子的儿子听……就象那古老的苍松，把它的动人心魄的松涛播向人间，无休无止，无休无止。

可是，他的儿子，听腻了。有一天，他耐不住了——

“爸爸，你这些故事老了，没人听了。科学杂志上说：话讲多了伤神。你就歇着，养养身体吧。”

“没人听了？胡说！”老爷爷皱眉，瞪眼，翘胡子。生气了。

“我听，我听！”小孙子搂着爷爷的脖子，亮开小嗓子喊。

“我也听！”“我也听！”小孙子的两个小伙伴——一个梳俩小辫的胖丫头，一个矮墩墩的胖小子，一个跟一个地挺起了拳头。

老爷爷捋着胡子，老眼眯成一条线，笑了。“来来来，咱接着讲，接着讲。哎！小海，上回爷爷讲到哪里来？”

^① 马扎子——一种用麻绳穿连起来的小凳子。

“不！爷爷，这个胖姐姐要听小金凤咬小鬼子的耳刀垂子的。”

“这——她怎么知道的呀！”

“我从爷爷这儿贩给她听的啊。”

“哈，哈哈！”爷爷又开心地笑了：笑驼了背，笑花了眼，笑出了泪。“好好好！都坐下，咱就讲小金凤咬小鬼子耳刀垂子的。”

老爷爷放下他的瓷杯子，用手指点着，把三个小听众在他的面前列成一个月牙圈儿。然后，他咳嗽两声，清清嗓子，开讲了——

“孩子们！爷爷给你们讲的这些故事，有的你们今天还听不大懂。但是，不要紧，你们长大了，琢磨琢磨，会懂的。爷爷希望你们记住它。今后你们要走的路，比爷爷所走过的，要长，要宽，要光明。可是路上，有洼，有坑，有蒺藜，有荆棘呀！爷爷老了，腿脚不中用了，你们的路，爷爷陪你们走不了几程了。爷爷戎马半生，清风两袖，一无所有。——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们。就把这些古老的故事留给你们吧，我的孩子们！……”

老爷爷这些发自心底的话，如地震从地心里迸发出来，深深地撼动了他儿子的心。他搬了一张小凳子，边擦汗，边从石屋里走出来。后边跟着他的妻子。他妻子的脑后边飘着一挂美丽的墨色的瀑布。他们挨着三个小听众坐下，列成一个圆月似的圈。

老爷爷那皱巴巴的眉头，立时平展开来，且似涂了油似的亮。

“胖闺女！”老爷爷慈祥地笑着。“你要听小金凤的故事，那咱得从头讲起呀。今天讲不完，咱明天接着讲。”

“好。”

当午的太阳暖烘烘的，照在这老少三代人的身上，暖烘烘的。老爷爷说完几句开场白，捧起杯子喝口茶，就言归正传，从头讲起他那古老的故事来了。

1 “咱们是一家人，姓一个姓呀！”

瞪着喷洒火焰的大眼睛盯了我们一天的毒日头，终于滚到地球的那边去了。夜幕乐呵呵地舒展开它那巨大的迷人的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拢起了斑斑的晚霞，绿油油的高粱、棒子、大豆，拢起了孤寂零落的三五村庄，和从它们顶上升起而又被压下垂的缕缕炊烟……一眨眼，大地上的一切都神秘的不见了。混沌沌，昏昏沉沉，黑漆漆一片。可那湛蓝的穹苍，未知是哪位巨人的妙手，又未知是在什么时候，一下子撒满了星星：大的，小的，远的，近的，静的，动的。它居高临下，看穿了我们的心：忽而向我们挤眉弄眼，嘻嘻微笑，给奔波了一天的我们以醉心的慰藉；忽而向我们投来一束白光，掩面而去，留给我们几多美好的遐想……不知怎的，这时候，我们的心里觉得踏实多了，象吃了定心丸似的。

今天拂晓，我们报社编辑部住的村子，突然被日本鬼子包围了。编辑部人员来不及集合，各自提了裤子，披上衣服，睡眼朦胧地混杂在老乡当中，突出村来。我和编辑部主任杨太松跑在一块，和别的同志失掉了联系。也不知有多少鬼子，也不知别处的情况，只听到四处枪响。我们俩便扮作弟兄两个，一前一后，互相瞟着，钻了一块青纱帐又一块青纱帐^①，过了一条封锁沟又一条封锁沟，一路向北转移。我们跑了一天了，不得进村，也找不到老乡，肚里是又饥又渴，咕咕叫。心如火烧，好不急人！这可好了：天黑了，星星出来了，黑暗降福给我们了。我们好高兴。好，进村去，找点东西吃，打听打听情况吧。

^① 青纱帐——农田里的高秆作物：抗日战争期间，军民以此为屏障与日寇周旋。

我和老杨伸出两只胳膊，象划船似的，游动在高粱的海洋中。高粱威武雄壮。高粱盖过头顶。高粱清香诱人。可那毛刺刺的高粱叶子，就象一把把硬毛刷子，一条条锯子，从我们晒了一天的毛细管膨胀的脸上沙沙擦过，火辣辣的，又痛又痒，如万箭锥面。我们这个面哟——书生面，活该！哪个老乡说过高粱叶子擦得脸疼？管它呢！进村要紧。我们快步走，加油划，高粱叶子沙，沙，沙……

不一会，我们划出高粱地，到了一条交通沟的沟边上。这交通沟，三尺来宽，人头来深，曲曲弯弯，阻击日寇，隐蔽自己。老乡们叫它为抗日沟。我们就猫着腰，顺着这抗日沟的沟沿走。走着，走着，在沟的东边，望过去，不远的地方，隐约现出一株丈把高的树来，如一把黑伞撑向蓝天。树的那边，有一个起脊的小棚子的轮廓，黑魆魆的。

“这不是小陈庄吗？”

老杨冒喊一声，拉我蹲下来看。我揉揉眼睛，细细辨认了一下，心里乐了。啊呀，不是小陈庄又是哪？这起脊的小棚子我们都熟，就是我们的老房东陈大海用高粱秸搭的小瓜棚。有一次反扫荡，我在这小瓜棚里住过一宿，陈大海还请我吃过他种的那愣甜咯崩脆的大甜瓜呢。从这小瓜棚到陈大海家去，既背静，道又近。我们决定进村找陈大海去。

陈大海住在紧靠村边的三间小土屋里。小土屋象离群的雁，孤零零的，东无邻居，西没人家，屋前他自己栽的一株白杨，是他唯一的伙伴。三间土屋的东西南三面，围着一道用苇子和红荆条混编的篱笆。这种一脚就能踢翻的篱笆，对于这个家徒四壁的穷汉，说是防盗贼，倒不如说是他无可奈何地在自己孤苦无援的心扉上支撑起来的几根脆弱的柱子。篱笆当中有一扇全是红荆条扎成栅栏门，活动的。我伸进手去拨下插销，移开栅栏门，径直摸到陈大海的窗户下。

“陈大哥!”我低声喊一句,用手敲敲窗棂子。

“啊,是鲁宁!”好灵的耳朵!陈大海一下子就听出是我的声音来了。忙出来开了门。“快进屋来,快!——老杨也来啦,快,快进屋!”

陈大海把我们让到屋里以后,象是早有准备似的,随手从炕上扯了一件蓝布褂子,又从炕头上拿了两根红荆条,上一根,下一根,横撑着,把小窗户严严实实遮挡起来。陈大嫂擦着火柴,点亮了小煤油灯;一见是我们,和善的一笑,又喊一声同志。接着,不用我们说,也不问,她就到灶边去了:象来了常客似的,又是往锅里舀水,又是在灶膛里点火,忙着给我们做吃的。她的女儿小金凤,听到我们来了,欢喜得爬出被窝,跳下炕来,鞋也不穿,光着脚丫,登登地,从西间屋里跑过来,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老杨,亲热地说:

“叔叔!我知道你们要来。我正等着你们呢。”

“好哇!——可你,你……”老杨指指她的光脚丫,笑了。

“俺没睡!俺睁着眼呢。”小金凤把头一歪,认真地争辩。“爹说鬼子这几天大扫荡,兴许报社的叔叔们会转移来的。白天呀,我上小瓜棚里接过叔叔们好几回呢。”

“好,金凤真是个好姑娘。”老杨挑起大姆指,大声夸赞着。小金凤听了,倒不好意思了,登登地跑到锅台边帮她娘给我们做饭去了。

陈大海,三十岁光景,粗手大脚,身板结实,出身佃农,为人老实,又很精明。他对待八路军和抗日的工作人员,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就象对待自己的亲兄弟一般。八路军同志和抗日工作人员到了他这里,就象到了自己的家。这个家,虽然是三间小土屋,破破烂烂的,透风撒气的,但它有着这人世间难得的温暖。就因为这缘故,我们烽火报社自建立以来,曾有好几回转移到小陈庄,住在他家里。只是这一两年,我们不大来小陈庄了,更不

轻易住在陈大海家里。为什么？是我们有意地把小陈庄当作一个“堡垒”，封存起来，暂时不用。以备环境恶化了，别的地方没法活动了，——到了那种万不得已的地步再到这里来。这是我们编辑部主任杨大松同志的韬略大计。他说：兔子还有一个窝呢，我们不能老是孵在一个地方。这不今天，万般无奈，他领我跑回老窝来了。

“这几天鬼子在南边扫荡的紧。今日我们又跑了一天。这不天黑了，摸到你这儿来了。”老杨向陈大海谈起我们反扫荡的情况。

“听说了，南边有逃来的人。”陈大海不慌不忙地说。提起鬼子的扫荡，他那语气是既气愤，又有料事如神的自信。”这几天我直和小凤念叨，说鬼子在南边扫荡了，说不定你报社的叔叔们会转到这儿来的。她听了可急呢，一天往小瓜棚那里跑好几回，去接你们。白天接不到，天黑了，还吵着要去。我说不要去了，你叔叔们路熟，要来知道从哪儿来的。她这才肯钻被窝。嗨！钻了被窝，还支愣着耳朵听呢。”

这小金凤心灵手快，会做事，又懂得爹娘的心。所以陈大海格外疼爱她。一提起女儿来，陈大海的话总是一车子一车子的。

一会儿，陈大嫂和金凤给我们端了饭来。我们一面吃着，一面和陈大海商量怎么对付鬼子的这次大扫荡。陈大海说，这几天这边也不大安全，今天鬼子窜到东边小孟庄，又烧房子又抓人，折腾了一天，刚从那逃来的人说现在还没有走。他的意见是，明天他带我和老杨去家北豆子地里锄草，先躲躲，听听动静再说。好，这是个好主意。我和老杨都赞成。“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现在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只能如此，也只好如此。

可是小金凤听了有意见了，瞅着他爹问：

“我呢？”

“你？有你，有你。”陈大海明白女儿的意思，爱抚地说。“明

天咱爷俩和你叔叔们一块到地里去。”

“要不要我和鲁宁也分散一下——我到孙大伯家去？”老杨想了一下，又说。

“不碍事。”陈大海成竹在胸，憨厚地一笑。“咱们三个：我就是大哥，老杨就是老二，小鲁就是老三。万一有个什么情况，咱们就这么称呼。”

“我就叫杨叔叔是二叔，鲁叔叔是三叔。”金凤紧接着他爹的话说。

“对！碰上有啥事的时候，可别再杨叔叔，鲁叔叔的叫啦。咱们是一家人，姓一个姓呀。”陈大海放心又多余地叮咛着女儿。

可这多余的叮咛惹得小金凤一肚子怨。她小嘴撅得老高，气不忿地说：“俺知道！还用爹说？”

“好了好了。爹不说了。”陈大海乐滋滋地承认自己的多嘴，连忙转了话茬。“你叔叔们跑了一天了，累了。叫你叔叔们睡觉吧。”

小金凤不再言语，登登地跑回西屋里。

陈大海却不曾睡。他披一件衣裳出去了。

刚才小金凤怨他爹多嘴，怨得有理！

那是前几年了。我们烽火报社头一回转移到小陈庄。为了我们的安全，也便于我们工作，梁村长特意选了几户基本群众家给我们住。我和老杨便住到了陈大海家。可我们一进这个家，立刻感到有一种悲愁、凄凉、孤苦无援、人到了绝境才有的那种气氛笼罩着。陈大海对我们是客气的，但却寡言少语，没有心思和我们说话，没有一丝丝笑容，脸挂得老长老长的。疲惫、衰竭，而无生气。她们的女儿小金凤，象一段木头似的竖在门后，动也不动，紧张地转动双眸，瞧瞧我们，又瞧瞧她的爹和娘。我们横在其间，不知道说啥好，倒觉得站也不是，立也不是，浑身上下不

自在。茫然和迷惘啃噬着我们的心。我们这两个大小伙子的到来，似乎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一点生气，反而使它更加死寂了。质朴的农家，在客人面前无声地饮吞着他们的愁苦和悲伤。唯有圈里那头瘦弱的猪，蹄抓头碰死命撞击小木门，肆无忌惮地嗷嗷叫。两只老母鸡咯咯咯，直往屋里跑，轰也轰不出去。轰急了，它扑拉一翅子飞到炕上，屙一滩屎。那零乱的炕上，在炕的那一端，显眼地立着一个打好了的、两头露着烂棉胎的小行李卷……

我们闹不清楚，我们的房东家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呀？

这天，陈大海出门去了，陈大嫂在屋里纳鞋底。我们就问起他们的女儿金凤来。

“小妹妹，你咋不高兴呀？家里有什么事吗？”我问。

小金凤那时十一二岁，圆的象只小皮球似的脸上长着一对讨喜的大眼睛，忽闪忽闪有神。她站在门后边，怯怯地不答话，两眼疑惑地望望我，又看看老杨。

“说吧，不要紧的。”

“爹要……要……”她终于说了，可又把后头的话咽了。

“要怎么样？”老杨走到门后边，拉起她的手，领她到炕沿坐下。“说吧，小妹妹，有什么事，抗日的叔叔们帮助你。”

“爹……要下关东呢。”

“为啥？”

“还不起何财主家的租呀。还有债什么的。爹没办法，就……”她声音抖抖地，用手指指炕头上立着的那个小行李卷，眼圈里汪出一包泪。

原来是陈大海被地主何菜囤的重租高利逼得活不下去了，再加上闹鬼子，他心碎了，觉得这人世间没有说理的地方，活着有啥意思？他思谋了三天又三夜，最后打定了主意：叫女人回娘家，把女儿送人家，自己下关东，一走了之。